

当壮族彩蛋遇上江西艾草:

# 月光照见两种乡愁

瞿杨生



三月的来宾,空气中飘散着一股淡淡的草木香。这是我第一次在广西过“三月三”,一个陌生而充满魅力的节日。清晨的阳光透过书画院的窗棂洒进来,韦大哥敲了敲门,手里捧着一篮子鸡蛋,笑着对我说:“走,带你染彩蛋去!”街道上,节日的气氛早已弥漫街头,人们身着鲜艳的民族服饰,笑语盈盈。

韦大哥是我在书画院认识的同事,一个地道的壮族人。他的笑容总是带着山野的淳朴,说话时带着浓重的壮音,却让我感到格外亲切。我跟他身后,穿过几条小巷,来到韦大哥家。家里围坐着同事们,桌上摆着几口小锅,锅里煮着用红蓝草、黄姜和紫薯熬

制的染料,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草药香。

“这是红蓝草,染红色;这是黄姜,染黄色;紫薯嘛,自然是染紫色。”韦大哥一边介绍,一边将鸡蛋轻轻放入锅中。我学着韦大哥小心翼翼地将鸡蛋浸入染料中。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冒着泡,鸡蛋渐渐染上了色彩,红的像山间的杜鹃,蓝的像雨后的天空,黄的像初升的朝阳。我捧起一颗染色的蛋,指尖传来温暖的触感,像是捧着一份来自春天的祝福。

“祈福蛋是我们壮族的传统。”韦大哥解释道,“红色代表热情,蓝色代表智慧,黄色代表丰收。每一颗祈福蛋,都是一份心意。”我听着,忽然想起家乡江西的端午节,母亲也会用艾草煮鸡蛋,说是驱邪避灾。原来,不同的文化背后,藏着相似的心愿。

染完彩蛋,韦大哥带我去了街头的节日集市。集市上人声鼎沸,孩子们在人群中穿梭,手中的五彩蛋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老人们将祝福蛋递给晚辈,眼

中满是慈爱:“愿你们像春天一样,充满生机。”我站在人群中,捧着彩蛋,耳边是孩子们的欢笑声,眼前是老人们的慈爱目光,心中泛起归属感。

下午,韦大哥带我去忻城县的莫土司衙门听山歌。路上,我们经过一个村落,村里的孩子们正在玩撞蛋游戏。他们手里握着彩蛋,轻轻一撞,蛋壳相撞发出清脆的声响,笑声在村子上空回荡。韦大哥笑着说:“撞蛋是咱们壮族的习俗,撞得越响,好运越多!”我也从篮子里拿出一颗彩蛋,加入他们的游戏。孩子们围过来,纷纷用彩蛋碰撞我的彩蛋,嘴里喊着:“撞彩蛋,撞好运!”

玩了一会儿,韦大哥用红绳将一颗彩蛋系好,挂在我的脖子上,笑着说:“挂蛋也是咱们壮族的习俗,挂在脖子上,寓意平安顺遂,好运常伴。”我低头看着胸前的彩蛋,红色的绳子与彩蛋的颜色相映成趣,宛如将春天的祝福紧紧系在了心间。

到了忻城莫土司衙门,“壮欢”山歌

会已经开始了。古老的土司衙门前,壮族男女身着绣有花纹的传统服饰,歌声在青山绿水间回荡,时而高亢,时而婉转。韦大哥拍了拍我的肩膀,笑着说:“山歌唱的是情,彩蛋传的是意,这两样可都是‘三月三’的魂!”我握紧彩蛋,忽然觉得那温暖的触感里,也藏着一份春天的旋律。

回家的路上,我捧着几颗彩蛋,脖子上还挂着那颗红绳系着的彩蛋,心中满是暖意。韦大哥轻声说道:“壮族有句老话,‘三月三,春风暖,彩蛋传情意更长。’这是‘壮族三月三’的传统习俗,寄托着对美好生活的深深祝福。”

我点点头,心底升起一股感动。彩蛋是春天的象征,也是文化的纽带,连接着过去与现在,架起不同地域、民族之间的心灵桥梁。它让我在异乡找到归属感,也让我明白:只要心怀希望,就能在春天里找到自己的色彩。春之祈福愿,凝聚着壮族人民的智慧,是岁月赐予的珍贵礼物,更是我们内心对生活无尽的爱与美好期待。



## 小桂大地“三月三”多彩民俗绘盛景

豆包AI制图

“又是一年‘三月三’,风筝飞满天,牵着我的思念和梦幻,走回到童年……”说起“三月三”,我的脑海里便会浮现出这首歌词。作为壮族儿女,有谁不懂得“三月三”呢?

“三月三”,承载着多少壮族儿女独特的记忆呀。

我的“三月三”记忆都与多彩的糯米饭有关。

记忆中,“三月三”那天,全村家家户户都要煮各种颜色的糯米饭。用于染色的,都是从山野里找来的植物:黑的是枫叶,紫的是红蓝草,黄的是密蒙花……

我在一个壮族小山村长大,那里背靠连绵的群山,山上长满翠绿的松柏。每年清明节前后,是枫树生长的季节。经过一个冬天的休养生息,山岭上的枫树从光秃秃的枝条抽出嫩芽,很快就长满了油润、青绿的嫩叶。若是清明节在“三月三”之前,大家都趁着清明上山祭祖,顺便采摘一大捆枫树枝,晒干后就切成一段一段的,用一口大锅熬出深色的汤。汤水带着植物的天然香气,一部分用来给家人洗澡,一部分用来浸泡生糯米蒸糯米饭。而那些煮过的枝叶被捞起来后,就撒在房前屋后。

为什么要在房前屋后撒枫树枝,听家里的老人讲过一个传说。大概说的是古时候有个男子,每天晚上都被妖精诱惑,逐渐被吸干了精气神,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后来有一天,一个路过的道士看到了,一眼就看出他被妖精缠身,就告诉他要如何做才能摆脱。男子按照道士的方法去采摘了很多枫树枝,用枫树枝熬的水煮饭、洗澡,把残渣捞起撒在房子周围,起到辟邪和强身健体的作用,结果那天晚上妖精就进不来了,男子保住了性命。

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小时候听着觉得很好奇,总在想那妖精肯定很美吧,不然怎能把男子迷得神魂颠倒。后来读鲁迅的《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面提到美女蛇的事,才觉得大概很多民间传说都是一样的套路。伴随着好奇的是莫名的害怕,总觉得如果哪个家不撒枫树枝,不用枫叶水洗澡,不吃黑色糯米饭,那一年就会被妖精和邪气缠身,整年都不好过,甚至还有生命危险。

除了黑色糯米饭,还有黄色的。染黄色的密蒙花,一直到前段时间看到一个短视频,我才懂得那种开着白色小花的植物学名叫密蒙花。密蒙花也和枫树一样,是长在山岭上的。开花时细小的花朵密密匝匝地挤在一起,视觉上没什么让人惊艳的,但想不到晒干后拿来煮水,竟会变成另一种颜色,真是太神奇了。每年“三月三”前夕,家里的大人就会去山岭上采摘密蒙花回来晒干备用,用不完的继续挂墙上,留着下次用。

至于煮出紫色水的红蓝草,就简单多了,菜园里种有。实在没有,去赶一次集,集市上总有人会卖,不用担心“三月三”时没有多彩糯米饭吃。

等所有的植物都煮出了各种颜色的水,就把生糯米分别放入其中,泡上一晚,第二天一大早就蒸煮。蒸好的彩色糯米饭鲜亮软糯,拌上红糖,更多了一丝甜蜜。先得舀上满满三大碗,压得紧紧实实的,还要敲出碗面,拍成半圆形,最后在顶上放一块红糖点缀,拿去祭祖。小时候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往厨房跑,手都没洗就抓起糯米饭团吃,用碗吃反倒没那么有滋味。结果总是被大人笑着指责不讲究卫生,谁还管那么多,吃着吃着大家不都健康长大了吗?

记得上初中的时候,家里做了彩色糯米饭,母亲特地让我带去学校,送给老师尝一尝,那是打心底里对老师的敬爱。

转眼那么多年过去了,工作后就再没有在家过“三月三”,属于彩色糯米饭的记忆变得遥远却仍鲜活。一代人已逝去,一代人在慢慢变老,一代人在拔节成长,“三月三”仍旧热闹。随着“三月三”变成法定节日,关于“三月三”的记忆会更加精彩。

突然意识到,那一碗糯米饭里,不只是味道,也不只是记忆,还有一种传承,那是壮族人民生生不息、世代延续的文化和家国情怀。

## 『三月三』记忆

韦丽莉

## 红水河畔春日欢歌

占点

红水河过来宾,水是春流水  
波涛登陆,为时光谱曲  
“三月三”仗着千年的资历  
在方言区指挥一场歌舞盛事

春天认定一个古老的命题  
所有的启程都讲究仪式感  
像种子生长先要栽入田亩  
扁担要劳动先跳扁担舞  
蛋碰蛋必须染上火红的愿景  
铜鼓要翻山越岭去约铜锣  
每一缕炊烟,每一条路  
都踩着欢快的旋律扭动腰身  
人们笑脸绽放,走向旷野  
总被歌声拉一下,被鼓点拌几下

“三月三”历来有心计  
吃饭要吃五彩饭,相约抛绣球  
妹妹心领神会,人面桃花的样子  
小河见了微微澜,月亮见了羞答答

被邀到来宾,沉浸座上宾  
种甘蔗的人们大摆宴席  
高谈甘蔗立地顶天的故事  
三月一节,甜一节,乐一节  
丰收一节……歌声被节节抬高  
从一村到一寨,从河谷到高坡  
唱给青山绿水,唱给新朋友友

嘿嘹嘹……唱了酒歌唱歌歌  
唱了山歌唱海歌,春一曲一曲  
蔗林广袤的事,田亩归农的事  
都是大地的填词——岁月的咏叹

## 双告村的“三月三”春意盎然

韦芳春

山村里的“三月三”,在象州当地来说,内容丰富多彩的算是双告村了。每到“三月三”,沸腾的山村真让我感慨万千……

“有女莫嫁双告村,挑水好比上天门,白天吃吃苦麻菜,晚上嚼些雷公根。”这是我从从小就听到父母常吟的打油诗,也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双告村的真实写照。

双告村是个地地道道的移民山村,被当地人称为“背井村”。

我是双告村人,亲眼目睹了双告村的发展历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双告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都归功于共产党的领导。

现在看到的双告村虽然是依山傍水、风光旖旎秀丽的村庄,但60年代前的双告村背靠大石山,村前有几亩的保水良田。如今,村前是清幽幽的大水库——罗秀村水库延伸的水库尾。自长村水库1959年建成后,双告村的保水田被水库淹没了。当时没了水田的不少农户外迁到别村生活,而继续留下的村里人在党的领导下,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让水田“搬家”。大家在村长的带领下,全家老小齐上阵到村背的山岭脚下开荒造水田。新开荒的田,十分贫瘠,一年只能种一稻的望天田。到了七十年代初,政府看到双告村的稻田

年年受天旱的影响,粮食收成少,于是在村背的六天岭大曹洞建了一座小型山塘水库。

虽然有了山塘水库,但因降雨稀少,水库的水不多,山塘水库满足不了两个山村的农田灌溉,一年的粮食没有好收成。每年到五荒六月青黄不接时,家家户户都无米下锅,生产队长带一帮人挑箩筐浩浩荡荡到村外找别的生产队借粮,勉强渡过五荒六月的难关。

双告村除缺粮外还缺电,家家户户晚上点的是煤油灯,家里人多的或比较贫穷的,或是没有油票买煤油的,只能点松脂照明。路,也是令村民头疼的难题。自古以来,从双告村到大乐街只有一条约4公里长的羊肠小道,也是每年生产队社员挑公粮去大乐街粮所交的必走之路。村里人白天赶一趟街至少要一个小时。

随着时代的变迁,1981年象州县实行生产责任制,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村民有经营自主权,在当地党委、政府的引导下,各家各户根据具体情况,有的拿田地来种植甘蔗和水果,或种桑养蚕。经过多年的辛勤劳动,双告村的老百姓富起来了,现在村里家家户户建起楼房、买了车。

随着党的移民政策越来越好,市、县移民部门对双告村颇为关心,拨了

项目专项款,为双告村修了水泥路,解决用电问题,水利部门还为双告村建了人畜饮水工程,家家户户都通了自来水。村巷道全部硬化,安装了太阳能路灯,村民出行方便多了。村里还建了图书室、文艺舞台、灯光球场以及健身小广场等。去年又新建两个村相连的走廊长廊,安装了路灯、建了凉亭。水库旁的简易舞台,为游客来开展活动提供场地,还能到水库里撑船撑竹排、拍摄摄影。

如今的双告村,宛如一幅绚丽的山水画卷,美得让人心醉。近年来,随着村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他们自发集资,精心筹备“三月三”活动,将这份独特的乡村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每到春暖花开之际,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便纷至沓来,只为一睹双告村那如诗如画的自然风光与浓郁的民俗风情。



扫码聆听更多美文。

## 无处不在的“嘿撩撩啰”

苏玖

记忆中,母亲一生都在田间地头辛勤劳作,但她对山歌的热爱从未减退。无论是择菜、洗衣还是拖地,无论心情如何,她口中总能流淌出悠扬的歌声。那歌声从高亢的“哎……”起始,以低沉的“耶……”收尾,充满了神秘与复杂的情感。虽然我不懂她在唱什么,但那旋律总让我感到一丝忧伤,甚至有些悲悯。因此,小时候我并不太喜欢在家中听到这样的歌声。然而,母亲最大的乐趣就是赶歌圩,每次从歌圩回来,她总是神采奕奕,满面春风,父亲一眼就能看出她刚从歌圩归来。

小时候,父亲常带回《三月三》杂志,从识字起,我就知道壮族人民的生活离不开“壮欢”山歌。无论悲欢离合,婚丧嫁娶,山歌总是他们表达情感的方式。我对山歌的了解最初来自电影《刘三姐》。电影风靡全国后,母亲也常常哼唱其中的经典片段:“什么水面打筋斗咧,嘿撩撩啰;什么水面起高楼咧,嘿撩撩啰……”而我也跟着唱:“鸭子水面打筋斗咧,大船水面起高楼咧……”

那些旋律深深印在我的记忆里。

多年后,我意外得到一本《象州壮欢山歌》,主编是覃九宏先生,他曾是我家邻居。虽然我们是邻居,但大人忙于工作,小孩忙于玩耍,我和覃九宏先生很少见面,只记得小时候常去他家看电视。后来听广西歌王秦学依说,覃九宏先生是她的师傅。如今在抖音上,偶尔还能看到覃九宏先生直播唱山歌。这些零星的信息让我了解到,覃九宏先生一生都热爱“壮欢”,他不仅教书,培养学生,还与时俱进,通过抖音直播传播山歌文化。

如今,越来越多的壮族人逐渐淡忘了壮语,无法真正领略“壮欢”的精髓。在这样的背景下,“壮欢”的传承与创新显得尤为重要。秦学依告诉我,她所在的象州县马坪镇被誉为“广西壮欢之乡”,“马坪壮欢”早在2010年就被列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每年“三月三”期间,马坪镇都会举办全区“壮欢”山歌擂台赛,来自周边省市、广西各地的壮、瑶、苗、布依、仫佬、毛南等

少数民族的山歌爱好者们齐聚一堂。古老的“壮欢”与现代山歌交相辉映,为“三月三”佳节增添了一道独特的“声乐大餐”。

马坪人对“壮欢”和山歌的热爱深入骨髓,他们尤其喜欢参加歌圩。“白天忙搬砖,晚上练壮欢”,这便是马坪人的日常生活写照。在这样的氛围中,即使是三岁的小孩也能随口唱出几句山歌。

秦学依经常向我介绍“壮欢”的丰富内涵:有四言四句一首,五言四句一首,六言四句一首,七言四句一首,不同的句式押韵方式各有特色;还有多种调式,如“日欢调、夜欢调、古文调、三少调、婚俗拦门调、七字壮欢调、三姐调、莲花调”等。她深入浅出的讲解和动人的歌声,让我对“壮欢”的理论和结构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为更好地传承“壮欢”山歌,马坪镇开展了同心同德“壮欢”宣教活动,这些活动走进社区、村屯和学校,深入到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秦学依是马坪中学“壮欢”传承班的志愿老师,她用美

妙的歌声将古老的“壮欢”带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学课堂,唱进孩子们充满好奇和求知欲的心中。她的歌声让孩子们的目光变得明亮,心中充满了喜悦,不知不觉间,他们也成为“壮欢”传承和创新的新生力量。

如今,越来越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投身于“壮欢”山歌的传承与创新,将传统山歌与现代文化相结合。我身边就有两位山歌的忠实爱好者,黄隆天和吴永才。黄隆天来自县融媒体中心,同时也是县作家协会的副主席,他曾连续三年参加马坪镇的全区“壮欢”山歌擂台赛,并荣获“广西歌王”称号。吴永才来自县总工会,他和黄隆天因山歌结缘,无论何时何地,他们都能迅速编出应景合情的美妙山歌。这对“天才组合”一旦有了对唱的对象,现场气氛立刻变得热烈非凡。

细细想来,那传唱着“嘿撩撩啰”的“壮欢”山歌,从古至今,无处不在,它早已融入壮族儿女的血脉之中,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